

霓裳曲

扶風／著

Ideas for quilts
from every w

come from every where

The Most Literature

We Have Eve

霓裳曲 ——扶風短篇小說集

作者 / 扶風
責任編輯 / 林千惠
圖文排版 / 陳湘陵
封面設計 / 陳佩蓉

發行人 / 宋政坤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印製出版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劃撥帳號 /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展售門市 / 國家書店（松江門市）
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網路訂購 /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圖書經銷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、32號4樓
電話：+886-2-2795-3656 傳真：+886-2-2795-4100

2011年05月BOD一版
定價：270元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Copyright©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Printed in Taiwan
All Rights Reserved

港台

霓裳曲

扶風／著



獻給爸爸、媽媽、哥哥及姐姐們

目錄

- 7 變的故事
15 唐詩三百首
21 童年
33 水晶
41 幻夢
47 曾經
53 單身貴族
59 年華
67 獸醫
71 雲影
81 惻惻春寒
87 綠波依舊東流
95 魘
105 林麗萍



- 113 煙塵
- 123 荒徑
- 135 榴槤王
- 143 靜候黎明
- 153 拍遍欄干
- 161 重圍
- 167 休重憶
- 173 悟
- 183 芒果的滋味
- 189 鬱金香的冬天
- 193 照相
- 197 霓裳曲

變的故事

清晨，時鐘剛剛敲過五點，達生便焦灼不安撲著翅膀在門前嘎嘎叫起來。樓上的母親被他吵醒，趕忙下來為他開門。達生出了門便飛到芒果樹上憩著，開始漫長的一天。

達生變成一隻烏鴉已經有半年了。半年前的那一個早晨，母親見他遲遲沒有下樓吃早餐，便去敲門，聽到房裏有鳥類撲翅的聲音。及至父親撞開了門，發現達生不見了，只有一隻烏鴉驚慌失措地撲著翅膀跌跌撞撞地在房裏亂闖。父親每叫一聲達生，烏鴉便嘎嘎的回應，這時父母親才明白兒子已經變成了烏鴉。於是張惶無助，求神拜佛，四處求醫。可是一個變成鳥的人，要怎樣醫呢？

達生躲在房裏不吃不喝，嘎嘎悲鳴，叫得母親心碎。開始時向達生的工作單位說他病了，請了假。時日一久，再也蒙騙不了，只好代他辭職。本來希望他吃了求神的符水就會變回人，等了幾個月也冷了心。達生自己似乎也放棄了希望，天天只待在房裏，靜靜等著母親給他端來一日三餐。

達生的女朋友麗雲知道這件事後哭了好一陣，天天下班都來看他。漸漸的，每天坐著陪一隻烏鴉日子一久也會厭倦，麗雲開始懷疑達生究竟聽不聽得懂她說的人話。本來已經在醞釀著的婚事，這下只好不了了之。只要達生一天不能變回人，這頭婚事就不能成立。漸漸的，麗雲來得越來越疏，最後再也不見她到來。達生父母知道她是沒辦法耗下去了，只能歎了歎對達生說看開它。達生是聽得懂人話的，卻說不出心裏的話。他想叫麗雲另覓對象，一開口儘是嘎嘎聲。他感到惶恐，無奈，彷徨，心裏焦灼得不得了。

達生的父親因為經濟不景氣被革了職，全家只靠達生的薪水維持。在這個節骨眼上達生竟變成了烏鴉，全家頓時陷入危機。達生深知此事，因此在驚駭於自己的蛻變的同時也萬分擔憂家人的生計。他的憂慮和惶恐無處訴說，只能化作嘎嘎的一聲聲。

對於麗雲，達生雖要她另覓對象，其實心底下是希望著她堅貞不移，等他一年半載，甚至三年五年。起初還抱著希望，希望自己吃了神符過幾天會變回人。可日子一久，他開始慌張，怕從此再也變不回人，從此再無法和麗雲共結連理。他吃睡不得，只急躁地撲著翅膀。他不會飛，他的變形並沒有賜與他現成的飛行能力，他必需從頭學起。局限在室內，他總是東碰西撞，有時撞傷了頭或翅膀。也只有母親沒有放棄他，給他吃的喝的，給他敷藥療傷，在他排泄後擦拭乾淨。她忠心地照顧著他，時時和他說話，從不厭煩。麗雲不再來陪他的日子，他頹喪失神，失落得飛都飛不起來。也只有母親好像知道他的心意，苦口婆心開導他。漸漸的他放棄了希望，開始空白著渡日。

達生變成烏鴉後也不需要房間了，母親找來一個水果箱讓他住著。他日夜都躲在箱子裏，混混沌沌地過了一段日子。他幾次想到死。既然變不回人，活著還有甚麼意思。於是故意飛撞牆壁想撞死自己，但總只撞傷死不去。試了幾回漸漸的自己意興闌珊，再也提不起勁來。

達生一日日過，慢慢也適應了鳥的身軀以及翅膀的拍動。母親的話語他卻越聽越不耐煩起來。他開始感到局限在屋子裏的沉悶，想到外面舒展舒展。雖然他不能表達自己，母親卻是越發瞭解他的身體語言。當他在門前躑躅了一兩天，母親便開了鐵門放他出去。他先是在小院子裏繞圈子，過了一陣膽子放大了就償試飛到芒果樹上。從此他白天便出來棲在芒果樹上，偶爾下到地上溜達幾圈，然後又回到他的樹上，俯視地上的一切。

達生早上聽著巷子裏各家各戶的活動。上班的上課的一陣車聲腳車聲，然後巷子裏平靜下來。不一會兒母親出門去買菜，父親出來在庭院裏澆花拔草。他俯視父親，心裏想著家裏的生計，不知怎樣解決。父親澆完花總朝他望，卻不跟他說話，只是歎息。他總嘎嘎地向父親示意。父親會問他甚麼事，他說不出心裏的焦慮，只能更無奈地再叫幾下，然後不出聲，父親不比母親善解他叫聲裏的涵意，總是搖頭，然後進屋。

巷子裏有些小孩知道這鎮日棲在芒果樹上的是達生，開始時探頭探腦好奇地觀望，漸漸膽子大了起來，頑皮性起，就有兩個拿小石子丟他。達生先是錯愕，跳閃著。他越閃小孩子越興奮地丟石子，打得他痛得想叫，卻不得不拼命忍耐，心中是無限的羞恥氣忿。羞的是自己的無能，連小孩子都拿他來玩弄，氣的是連小孩子都欺人太甚。一連幾天都這樣，達生避無可避，索性由他們丟去，不閃不躲，打中了他跌下樹，又拍拍翅膀飛回樹上。一次投來的石子太大了，打傷了翅膀，好多天都飛不起來。他躲在自己的箱子裏養傷時悲從中來，委屈無從投訴，只能懨懨地睜著眼瞪著虛空。他是完全絕了望，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做回人了。做不回人，這烏鴉的身軀該怎樣生活下去呢？難道就永遠窩在芒果樹上任由小孩子欺負嗎？傷癒後達生仍舊回到芒果樹上。儘管母親吆喝驅趕，小孩子們仍舊來耍弄。但由於他老僧入定不躲閃，久了他們便感到無趣，就忘了他，找別的要子去。從此達生總算又有了安寧。

榴槤季節到了，父親替人守榴槤園，母親則幫人帶小孩，又把達生的房間租出去，一家的生計也就勉強熬得過去。達生見了便也放下心中一塊石。又過了一些日子，家人各司其職，日子過得快，並且也都接受了達生變烏鴉這回事，因此不再對著他歎息或樣樣向他訴說，只例行公事早上放他出去晚上放他進屋，一日給他飯食飲水。以前家人依賴他，現在則是他依賴家人。達生便盡可能不

囂張，盡可能不麻煩家人，總是靜不作聲，安安份份過完一天又一天。可內心裏卻似有似無的充塞了失落感。他感到自己在這個家庭裏的份量已經等於零，父母親在生活上跟他已經沒有關係，他的存在就像家庭寵物，一隻貓或一隻狗，或者一籠的鳥。貓狗還會纏繞著人跟人溝通，鳥不是羽色豔麗討人愛就是有著婉轉的歌喉。達生甚麼都不是，只是自慚形穢的黑烏鴉，連偶爾禁不住的叫聲都帶著羞愧。

白天達生棲在樹枝上打瞌睡，時常被哪家人收音機或錄音機傳來的歌曲催醒。他會癡癡地聽歌，聽到他和麗雲平時喜愛的歌，觸著了深心裏的痛楚處，一陣心酸，是人的話也許淚盈滿眶。但現在是鳥流不出淚來，胸口哽著傷痛，只能噎著。他細聽歌詞：

因為有愛，我們一起走長遠的路

因為有愛，我們不懷疑肩上的重擔

.....

聽著聽著，他想：當他身負重擔的時候，一家人是有愛的，現在他再也無擔可負，似乎這愛也不在了。到底人生是有了愛才負重擔還是有了擔子有了責任才会有愛？沒了責任也就沒了關係，愛，也黯淡了。

下雨的時候偶爾飛來兩隻烏鴉，跟達生排作一排避雨。達生有點恐慌，怕烏鴉們把他當同類，一方面又怕被識破自己原來是人。烏鴉們似乎不在意他，站了一會兒就飛走。達生卻若有所失起來，很想也學它們飛出去，在雨中盤旋一圈，不知是甚麼滋味。烏鴉們多在附近覓食，不常靠近住宅，早上傍晚人們出門回家，鳥兒們也是早出晚歸。傍晚時分斜對面的那棵大雨樹上聚滿了烏鴉，準備休息。達生想到自己至少還有個水果箱棲身，免受風吹雨打，卻又有

點羨慕烏鴉們的自由。他又想，倘若自己早上也學烏鴉飛出去，傍晚回到自己的箱子呢？想多了竟有點興致勃勃，只是他仍拿不出勇氣飛出去，心中總是怕自己「真」的已經是烏鴉。心底下仍然在排拒著變成烏鴉這個事實。

這一天當達生在芒果樹下進食時，竟有烏鴉闖來搶食。達生一驚，撲翅就躲到樹上。這烏鴉明目張膽吃達生的食物，達生想趕走它，但怎樣趕呢？他是一點辦法都沒有。試著又飛下樹去，怎知那烏鴉伸了頸子就啄，嚇得達生踉蹌後退。幾次向前，總被兇神惡煞唬退。吃完了，那烏鴉頭也不回飛開去，達生從葉縫望著它飛去，心情由驚慌轉成惆悵。是的，自己千真萬確是只烏鴉，再由不得否認了！悲愴之餘他整個脫力似的搭在枝桠上，連站都站不起來。是不是一輩子就得這樣過下去呢？這一輩子又有多長呢？十年？二十年？如此一想，他失神落魄了好久好久。早上提不起勁出去，傍晚又提不起勁從樹上飛回他的水果箱。白天裏那只搶食的烏鴉食髓知味，時常來吃達生的食物。達生由它去，只無精打采地窩在芒果枝杈間，日復一日。

雨季過去了，天上萬里無雲，烈日如一團火逼射大地。鴉群的叫聲更沙啞了，嘎嘎聲從乾渴的咽喉逼出來，顯得更猥瑣更煩人。達生熱昏昏地棲在樹上，那芒果樹乾得直掉葉，達生因此就暴露在烈日下曬著，情緒跟著被曬到暴躁起來。他不勝煩躁地在枯槁的枝桠間跳來跳去，控制不住的叫聲跟著上下起伏，吵得母親都煩起來，頻頻出去看他。

達生看著母親，感到虛無，似是熟悉卻又陌生，似乎母親再也不是母親，而只是人類，跟他再無相干。他的煩躁焦慮皆因被禁在這小院禿樹不能舒羽展翅而起。此刻，他最渴望的是飛向藍天，飛向自由。他再也不需要家人再也不需要那避風雨的箱子，如今他身心都已經是一隻烏鴉了。他躊躇了片刻，對母親叫了幾聲，撲了撲

翅膀，算是告別，然後他昂首望向碧空，一展翅就飛起來，飛離半禿的芒果樹，飛出小庭院，飛向鳥的生涯。

然而達生的鳥類的生活並不容易適應。他必須學習覓食爭地盤，連佔據晚間棲息的地方都得學習。他羞澀且不屑於和其他的烏鴉搶食，所以總是餓著肚子挨日子。他既想打進烏鴉的圈子，使自己更像烏鴉，又有些許遲疑，感到這個圈子容不下他。做一隻烏鴉他是太斯文太怯懦。看似自由無拘的飛翔，原來竟是這麼辛勞和缺乏安全感。他每天必須飛，因為他必須覓食。不飛便沒有人像母親那樣天天餵養他。他總忍不住接近人煙，因他知道有人就有吃食，所以也經常被人驅逐。然而輾轉饑腸激發了勇氣，他漸漸地練了耐性，罵不去打不走，看准了目標總要千方百計去攫取。有時他餓得實在慌了，就下意識地飛回他的芒果樹，只是再也不見母親把吃食擺出來，母親似乎已經放棄了他。起初她還會出來張望或放點食物，久了她把心思全放在小孩子身上，似乎把達生遺忘了。

達生飛厭了想放棄，卻再也放棄不了。回不去人寰做人，做鳥又不順遂，兩頭不到岸。他告苦無門，只能繼續撐持下去，得過且過，每天為了肚子四處飛，晴也好雨也好，他不能不活不能不吃不能不飛。過了一些日子，他學會明搶暗偷。想依附鴉群，卻總得不到認同，因此他總是單飛的多。

市政府接到太多投訴：鴉群猖獗，煩不勝煩。它們翻垃圾桶，拖扯得滿地污穢，當局實在必須採取肅鳥行動。於是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獵鴉競賽。分了隊際賽，個人賽等，射殺最多烏鴉的有獎。就在一個星期天，各方神射手聚集市內大操場，展開一天浩浩蕩蕩的射鴉運動。到了下午時分，一個個竹簍裏收集了不少鴉屍。全市的人都知道這次的行動，只有烏鴉們完全不知危難近在眉睫，在槍管的砰砰聲中疾落一隻又一隻，當它們察覺危機時早已中了彈，逃不了了。

達生也中了彈，但他沒有立刻死去，他帶了傷仍舊奮力飛離射程。他沒了意識，沒了方向，撲到一棵繁茂的樹上躲災。傷口的劇痛並沒有讓他明白究竟發生了甚麼事。他沒弄清楚為甚麼人們會射殺他，唯一清楚的是身上的血濕了羽毛，唯一感覺到的是痛楚，唯一的意念是逃，逃離一切苦難。在昏厥和清醒之間，他意識到自己就要死了，而在那最後的一刻他想到家：他要回家去。

達生的母親在屋裏聽到撲撞聲，到門前察看。只見鐵門外躺著一隻烏鴉，已經氣絕。她知道那就是達生，撫著鳥屍痛哭失聲。傍晚父親回來，兩人商量了很久，不知該怎樣處置達生。末了終於在院子外葬了達生。母親給他燒了香，喃喃禱告，求他安息。

不遠處一群烏鴉繞著一具鳥屍悲鳴不已，那是又一隻逃不過一死的烏鴉。在射鴉競賽圓滿結束的時刻，好幾處有鴉群悲鳴，不知是哀悼同伴還是哭訴鴉族的無辜。只有豔陽，在走成斜陽的時刻，仍舊帶著熱氣，繼續照耀人間。

唐詩三百首

華文老師說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寫詩也會湊。我想寫詩給她，就天天捧著唐詩三百首唸，想唸個滾瓜爛熟。我平時都不注意華文，甚麼之乎者也，沒有興趣。但為了要給她寄詩，我這幾天專心一意上華文課。可是上的都是文言文，先秦諸子的課文，我沒聽懂，真無聊。翻到有詩的那兩課，老師已經講解過了，那時還沒想到要寫詩，沒注意聽，也沒有抄下語譯，現在唸唸有詞，有些字不知道讀音，又有些字不懂意思，唸來唸去怪拗口的，就有點後悔沒用心聽課。但是我有一本唐詩三百首，甚麼難題統統迎刃而解，每首詩後面都有翻譯，也有注音。不過我沒學會注音符號，還是不懂讀音。管它甚麼他媽的讀音，我又不用對著她讀詩，只要寫了寄給她就夠了。

我又怎麼會有這本唐詩三百首呢？那是媽媽給錢我買的。我跟她說學校裏老師要求我們一定要有這本課外讀物，才考得好SPM。媽媽根本不知道圓的扁的，一聽是為了SPM，就給我錢了。也並不是馬上就有錢，媽媽湊了三個月才湊到錢給我的。所以這是寶，我一地定要好好利用它。不是說不會寫詩也會湊嗎？我就來湊詩。

至於我怎麼會想到要寫詩的呢？那是因為她喜歡文藝。我看到她常常閱讀學報。妹妹也有學報，女孩子都喜歡文藝，詩啊文啊，沒完沒了。我借了妹妹的學報來看，大約知道她在讀的是甚麼，那些詩我也會寫，有甚麼難。「淡淡閒愁，抽刀斷愁愁更愁。」哈，這不就是一句詩了嗎？